

殘缺文本的還原—— 教科書性別知識的生產、審查與刪削

張盈堃*

摘 要

這篇文章算是針對一般教科書性別檢視研究，提出另類的看問題觀點，因為這類的研究只是靜態地描述，而未涉及文本與文脈的動態生產過程，故研究者透過殘缺文本還原的手法，進行教科書性別議題的系統性討論。主要的核心問題是教科書中的性別知識如何被生產出來，以及在父權意識形態的運作下，哪些議題受到刪削與扭曲。

研究結果發現教科書生產過程裡，往往將描述男女不平等的文句加以刪除，並呈現以異性戀為中心的結構安排。至於要如何破除此種困境，本研究建議一方面期待具有性別意識者加入生產的行列，另一方面培養師生具有審視與改寫的能力。

關鍵字：性別、教科書、殘缺文本

* 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

本文改寫自碩士論文的第一章與第三章，感謝台大婦女研究室提供獎助，使得田野工作得以順利進行。此外，作者感謝兩位匿名評審之鼓勵與指正，在文脈澄清和啟發上受益良多。

批判除了對宰制性霸權的谎言和迷思毫不留情的揭發外，它也是一種實踐學習的型式，其中包含了傾聽他人的經驗以促進自我批判的能力，然後運用這種批判性來作為基礎，發展出可以操作的論述程序，從而建立另類的希望與可以實現的遠見(Livingstone, 1987: xii)。

壹、前言—問題意識

回顧教科書性別檢視的相關研究，台灣學界已經累積一定數量⁽¹⁾，這些研究的主要研

⁽¹⁾ 在這方面的文獻探討我將分為「教科書開放審定本之前」與「教科書開放審定本之後」兩個階段來說明。在教科書開放審定本之前，對教科書性別意識的檢核，始於歐用生(1985)對 1978 年版國民小學教科書中的性別意識形態進行內容分析，其研究結果指出從男女出現的次數與比例可以得知，女性的確是被忽視的，在歷史與社會中被省略，不參與公共生活，而教科書中的女性只出現在家庭中。此外，該研究也認為教科書的文本普遍地存有偏差與刻板的印象，這與現實的社會有很大的落差。黃政傑(1988)分析國小 1985 年版的生活與倫理教科書，發現該科教科書所涵蓋的男人角色，複雜多變，從治理國家的皇帝、總統至販夫走族，幾乎無所不包。相形之下，女性的角色主要為母親、老師、車掌、買/做菜者、洗衣者、織布編毛衣者、待婢等，角色相當狹隘，且缺乏可以認同的現代角色。婦女新知基金會(1988)亦增大範圍對小學、國中的國語、社會、生活與倫理、公民與道德、歷史及高中的國文進行性別議題的討論，其研究結果指出：教科書的圖文內容上，其男女比例過於懸殊、男性角色廣泛、地位高、女性人物除操持家務的賢妻良母角色受到彰顯之外，女性的角色狹隘、地位低落，提供素材只能教導傳統社會中的男女刻板觀念。在 1993 年，台灣教授協會全面檢視國小教科書，發現男尊女卑的價值觀與性別刻板印象歷歷在目(台灣教授協會，1993)，其中李元貞(1993)也針對 1992 年國立編譯館出版的小學國語、生活與倫理、社會三大類共 21 冊的教科書，並與 1988 年的教科書進行比較結果，她指出新版教科書中基本的兩性觀男主外、女主內仍是不變外，就男女出現在教科書中的次數與相互行為上，有考量到男女平等，也刪除被婦女團體所批評的一些刻板且帶有歧視意味的圖片，然而這樣的考慮似乎也限於低年級，愈高年級教科書中的性別角色之分工愈可見其刻板之印象。在 1994 年，歐用生(1994)以 1989 年版的國小「生活與倫理」教科書的道德課程為範圍，透過質化與量化的分析方式，指出生活倫理教科書同樣對女性的描述，充滿忽視、省略、刻板化和歪曲等偏見。魏惠娟(1994)以國立編譯館歷次版本的國中國文科教科書為範圍，分析兩性形象和角色，歸納出教科書呈現的五種女性形象：生養教育主中饋、嬌羞美麗、軟弱卑下、受治於人、智勇兼備；三種男人形象：有膽量不怕死、立大志做大事、不流浪不喊苦；七種常見的女性職業角色：歌女、護士、女工或下女、女巫、賣花女、工程師、科學家；四種常見的男性職業角色：將軍、宰相、法官、泥水匠等；三種的兩性關係：彼此相愛、慈憐謙卑；男主動攻擊、女被動防衛；吵吵鬧鬧、自然平實。江麗莉(1994)針對坊間的幼稚園兒歌讀本圖文，所隱含的兩性社會角色、角色扮演及工作內容等分析。結果指出，男女的比例相當平均，但是角色扮演及工作內容仍依循「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未能反應社會變遷與真相。謝小苓(1994)分析國中健康教育教科書，發現課本中以科學為尊的基調上，有正確科學知識的必為

究法為文本的內容分析，其結果包括教科書中「性別意識形態的偏差」以及「父權意識形態的宰制」，而 Sadker 的研究架構成為這些相關研究所依據的研究方法。Sadker(1989)的研究指出，學校教材裡常見的性別偏見有：語言偏失(linguistic bias)、刻板印象(stereotype)、隱而不見(invisibility)、偏差失衡(imbalance)、違反事實(unreality)、零碎切割(fragmentation)等六種形式的性別偏見，而以歐用生為始的多數台灣教科書檢視的相關研究，只是符應這個研究架構罷了。這些研究雖已經提供許多性別議題的基本素材，不過卻也有其不足的地方。我看到的不足至少有以下兩點：(1)這些研究僅從教科書文本的檢視便跳躍至父權意識形態宰制的結論，這樣的研究方法對於父權意識形態的論述與其在教科書場域中的運作方式，尚無清楚地交代。(2)教科書文本也不能單單只侷限在學生所使用的課本，假若用 Goffman 前台(front stage)、後台(back stage)的概念來看教學活動，應可看出教科書文本的前台是指學生所學習、教師用來教學的課本與習作，而教科書文本的後台應該為教學指引、教師手冊。這兩者之間都極可能存有性別偏差的概念，但是過去對於教科書性別議題的檢視研究，幾乎只針對教學的課本，並且停留在幾個檢視的指標，從內容分析來看已有不足，更遑論本文所要強調：從內容文本延伸到文本產製的各種文脈之中。

男性，而迷信者都為女性。其次，教材生活實例中也呈現明顯性別刻板的印象，如女性出現最多的是母親與照顧者的角色，男性則是領導者和主人。第三，插圖和照片具有性別歧視現象，例如各種解剖圖都是男性，連示範性圖片也都是男性。插圖和實例的配合，將女性的表現做為負面教材或是錯誤示範，更明顯地表現出對女性刻板的期望。王雅各(1995)以美勞教學指引為範圍，分析其圖文所呈現的性別認同、性別行為和性別角色刻板印象。發現教材中的圖文極符合傳統的性別觀，在男尊女卑、男外女內的區隔、男強女弱的情形下，男生的活動寬廣多變，女性的活動卻狹窄有限。王雅各認為美勞教材和其他科目一樣，是維繫、強化男女角色的安排、分工現狀的工具。

1993 年教育部頒佈新的國小課程標準，在 1996 年 9 月(即八十五學年度)起，國小教科書全面開放給民間業者進行編輯，這是根據新的課程標準所發展出來的教科書，其編輯流程係採取審定制度，因此學校對於教科書的選用有極大的空間與彈性。關於新版的教科書檢視研究中，仍然有類似過去研究的結論，如莊明貞(1997)的「國小自然科新課程的性別論述」、莊明貞與林碧雲(1997)的「國小社會科新課程性別角色偏見之分析~以第一、二冊為例」、朱淑雅等(1997)「國民小學一年級社會科教科書內容之分析」等也指出新版的國小教科書中，仍存有文化偏見、性別刻板化、男性專屬語言與偏差失衡的問題。1999 年，教育部委託清華大學通識中心謝小苓教授主持專案，全面體檢國中各科目新版教科書是否符合兩性平等原則。其結果發現：在圖片方面，認識台灣--社會篇、地理篇、健康教育與家政等科目男女出現比例均衡，國文、英文、數學、認識台灣--歷史篇、生物、童軍教育等科目則男多女少。大多數的科目都存在性別刻板印象：男性的角色多樣化，女性多為母親、女兒之類傳統角色；男主外、女主內；男性好動、積極，女性靜態、被動；男性多為主導者，女生則多為照顧者、協助者。此外，職業類別及運動也都呈現性別區隔的現象，造成兩性明顯性別刻板印象(謝小苓，1999)。

既然對於現有文本的批評是不足的，那就意指對教科書中性別議題的檢視也不能只是停留在表面事實的陳述，更應該了解父權意識形態的運作機制如何在教科書中展現。此外，在這些檢視教科書的研究中，我認為可以注意到一個有趣的事實：所有的研究者都同時被現存文本的內容所包圍著，不管是持什麼樣分析架構的人都一樣在相同的偏差圖象中打轉。換句話說，教科書性別檢視與現存文本的固定說辭與固定圖象之間似乎有互為表裡的關係，正因為現存文本的偏差在那些研究者看起來似乎只有這麼幾樣，所以能發現的問題就只有那麼幾樣，故我認為分析教科書不能單單侷限在既存的文本，更是要分析整個知識再產生的動態過程。

貳、看問題的位置—分析架構

批判教育學大師 Paulo Freire 曾對閱讀文本有如下的看法：

閱讀並不只包含於對語言或書寫文字的解碼；相反的，在它之前以及在它之中已經糾纏著世界的知識……。對於文本作批判的閱讀而獲得的理解就隱涵著看見文本(text)和文脈(context)之間的關係(Paulo Freire and Donaldo Macedo, 1987: 29)。

Paulo Freire 所指的閱讀文本是同時兼具閱讀到話語(the word)和世界(the world)，並且也是同時讀到閱讀文本(text)與文脈(context)之間的關係。我認為 Paulo Freire 所強調的就是要重視文本社會脈絡的重要性，因此研究者針對文本的主題時，應該要避免對表面事實進行空泛的談論，而是應對實際社會、文化的脈絡進行分析。這樣的說法開啓了我思考對教科書議題另一個嶄新的視野，譬如說對於探討教科書中性別建構來說，就應該從平面的檢視教科書延伸而成知識生產的動態過程，這樣的研究視野比起停留於針對教科書文本的檢視，更具有批判性以及超越一般「常識性的看法」。

在此，我將整個教科書的生產過程視為一整套動態的教育文本，因此我強調注意文本而不直接陷溺在文本裡頭；或者是說，注意文本的形式(form)以及它可能的形成方法(formation)，而不把文本中的內容視為唯一的敘述法。到底何謂文本？用宋文里的說法：對某些社會現象產生了閱讀行為，重新解讀它的造義、用意、含意、通意等等，我們就可以

把那些被讀之物，稱為「文本」，並且可以將它解讀出有別於給定意義(通常給定意義是指常識)之外的意義。文本概念有個含義就是：使一物轉變為一文本，其關鍵不在於事物本身的性質，而在於相對於它的讀者，或這樣的讀者對世界所採取的學問態度。當這個讀者的立足點和觀看點重新擺放之後，他對世界所發生的關係中就會含有一種特殊的態度，使天下事物盡為可讀的文本(宋文里，1996：76-77)。因此，這篇文章我把教科書從靜態的檢視拉大至動態的生產過程，正是一種殘缺文本還原的作法。Habermas(1972: 216-217)所謂的「殘缺文本」是指某種社會體制對知識的把持與壟斷，以致造成文本系統性的刪削(omissions)和扭曲(distortions)，它是具體成形地呈現在日常生活裡。它的特色是：在習俗的容忍程度之內，這些刪削和扭曲被視為理所當然，但是如果我們對這個現象或處境進行反身自省的話，我們就很容易發現文本處處被系統性刪削與扭曲的痕跡，比如說我們所看到教科書內容的敘述立場，往往剩下的只是男性觀點，卻不見從其他多元的角度加以切入，然而只要細究教科書的隱藏結構與細節，幾乎無處不是系統性扭曲刪削的痕跡。

此外，Habermas(1972: 225)也指出社會體制會運用審查的型式來捍衛這個刪削機制，因此不是運用禁止手段的話，就是改寫文本(rewriting text)的方式來符應與再現刪削的機制，故對於教科書的檢視，我認為就應該跳脫只是停留在幾個指標，而應該是發現現存的文本中存有著各種令人起疑的問題：矛盾、否定、欺瞞、閃避、抵制等等。換句話說，殘缺文本就是問題中的文本，也就是文本有待補足的狀態。當然，文化研究者也清楚地意識到，一個文本可以有許多不同的實現方法，沒有任何一種讀法可以窮盡其潛在的意涵；因為每一個個別讀者均試圖用各自的方法來填補文本與個人解讀體驗之間的鴻溝，因此自然而然會產生各種多元的可能性。在此，我擺脫過去研究只在現存的文本進行分析，更基進地視整個教科書生產的文化工業為一教育文脈，並就此來進行分析與批判，徹底改變傳統相關研究的觀點來重述教科書意識形態再生產問題的形貌。雖然過去檢視教科書的研究提供不少資料，比如說教科書不僅僅有著性別不平等的議題，這些內容是肯定異性戀中心的性意識，關於多元性別與性別弱勢族群的議題往往避而不談，然而到底是什麼樣的機制導致如此的安排，這些研究由於受限分析的視野無法進一步探討，因此我有必要擴展我看這個議題的位置與觀點，只侷限在現存文本中而沒有跳脫至知識生產的動態過程是一種知識的鏡照迷思(the mirror myth of knowledge)，只能看見給定的對象物，或只能閱讀已經建立的文本(Althusser & Balibar，1979: 19)，故昔日多數研究的作法似乎只看見教科書文本的內容而看不見此文本的生產脈絡。換言之，當我關切的是教科書如何建構性別迷思的問題

時，對於文本/文脈的重新檢視，似乎更能逼進我所關切的問題，這正是殘缺文本的還原。而本文所引述的訪談與文獻內容，來自研究者碩士論文的田野資料⁽²⁾。

參、知識的生產線—教科書編寫的流程

教科書的編寫必須受到課程標準或課程綱要的規範，但各地方政府自行編輯的補充教材(如桃園縣政府發行的<性別快報>)就不需要受到課程標準的規範，這類的補充教材其實也可視為教科書的一種，因為在國民教育法施行細則第七條第四款就有如下的說明：「各科教科書由國立編譯館根據課程標準統一編輯或審定之。但職業科目、技藝訓練及各科補充教材，如係因時、因地制宜者，由省(市)及縣(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或學校編輯……」，但本文所討論的對象並不包括各縣市政府的補充教材。現行並存著國立編譯館版本、民間審定版本的教科書，在教科書實際生產這個階段中，趙鎮洲(1995)大致區分為：(1)生產線上督導的配置、(2)生產線的規劃、(3)初製品的再加工、(4)審查等四個階段。

一、生產線上督導的配置

過去國立編譯館依據課程標準成立各教材委員會，聘請相關學科的學者擔任編審委員會的主任委員，再由主任委員提供實際執筆的人員名單，由國立編譯館聘為編輯委員。石計生(1993:27)批評主任委員好比生產線上的督導，編輯委員則是生產線上的作業員，但過

⁽²⁾ 論文名稱為「性別迷思～從批判教育學的抗拒觀點論教科書意識形態再生產的問題」，由宋文里教授指導。論文主要以符號學的架構開啓動態的教科書生產流程，因此區分為「生產指導原則的確立」、「實際的生產與分工」、「包裝與配銷」、「教學與抗拒」四階段知識生產過程。我看知識生產過程的位置乃是站在潛在教育工作者(a teacher-to-be)的角度，在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的抗拒位置與手法，而本文主要的抗拒手法是透過報導人所提供的資料，識破父權意識形態運作的痕跡，作為教育工作者更進一步行動的起點。原先論文田野的報導人可以分成兩大類：一類是參與實際教科書的編輯者與審查者，另一類為基層教師，而基層教師再區分為同志教師、體制外學校的教師、一般基層教師與參與教科書編輯的基層教師。訪談對象一共 39 位，全部都是透過面訪的方式進行。訪談時間視不同對象而定，平均來說在 1.5~2 小時左右。訪談對象來源一方面來自研究者本身熟識與師長介紹，另一方面透過相關期刊與研討會論文，尋找已經進行抗拒教學的基層教師，以及透過滾雪球(snow ball)的手法，即受訪者在接受訪談後推薦其他基層教師。在本文中所引述的內容，主要來自阿信(原論文編號 01，男，目前任職於台灣省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參與國小道德與健康科教科書編輯)、阿順(原論文編號 02，女，大學教授，參與國中公民與道德科教科書編輯)、阿琴(原論文編號 03，女，大學教授，參與高中現代社會科教科書編輯)、審查委員(原論文編號 07，女，大學教授，擔任國小道德科教科書審查)、阿君(原論文編號 13，女，國小主任並參與民間版本教科書編輯)等五位。

去國立編譯館尚無對這些生產線上作業人員的來源有任何的規範，以致教科書的生產線變得陳腐而老舊，這種狀況一直到 1988 年國立編譯館才草擬「國立編譯館中小學教科書編審委員會委員遴選辦法」，因而才把編審委員的任期制度化，生產線得以定期注入新血，老舊而陳腐的情況才稍加改善。目前國立編譯館每科的編輯群大概有二十位左右，其中課程專家占 40%，教育心理學教授占 10%、現職教師占 35%、媒體製作者占 5%，以及 10% 的編譯館行政人員。除了專業的考量，編譯館找教科書的編寫者還會有性別與地域的平衡。至於民間教科書出版業者所聘請的編寫人員，其實與國立編譯館的取才方式差不多，泰半從師院教授、政大教育系教授，以及現職基層教師中延攬(劉萍、徐秀珍，1998：50)。

二、生產線的規劃

在生產線的人員確定分工之後，這些編寫教材的作業員必須先提出生產計劃及進度報告，也就是教材編寫的內容大綱，然後送交督導單位，即編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後才能進行撰寫。在這個階段中，生產線往往太過於龐大而分歧，所以設有總訂正負責品管的工作，協調各生產線之間的接連與結合，以免前後脫節，導致生產出來的產品品質低落。然而我發現並不是每一本教科書在生產線的規劃上都有研發的過程，只有國立編譯館或台灣省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擁有龐大的國家資源比較能夠進行實驗教材的研發外，其餘的民間出版業者受限於教科書市場門檻過高、開發費用過高，再加上也不見得能在每一個學科的市場占有率上有獨佔鰲頭的局面，以致專門科目的發展並無生存的空間，因此不太可能願意投入大批的人力與資金進行實驗教材的規劃與研發。

以國立編譯館的國中公民與道德科為例，在教科書編寫之前舉辦多場的焦點座談作為教材編寫的依據。在各場的焦點座談裡，其實不乏有性別意識的學者參與，如劉毓秀教授參加以〈國中生對人際關係應有哪些認識〉為題的焦點討論⁽³⁾，劉毓秀批判地點出過去公民教科書中許多關於性別偏差與性別迷思的現象，不過與會學者認為教科書只不過是「描

⁽³⁾ 該教科書在編寫之前舉辦多場焦點座談，邀請相關學者與教材編輯小組成員參加。劉毓秀教授參與的焦點座談是在 1996 年的 2 月 14 日舉行，與會人員另有陳舜芬、黃光國、蘇明宗、宋維村、陳宏裕、王昱峰、彭桂梅、林伶靜，其中陳舜芬、陳宏裕、王昱峰、彭桂梅、林伶靜為教材編輯小組成員。

「描述過去既有的事實」，避重就輕地跳脫劉毓秀的指責⁽⁴⁾，然而在實際的編寫的過程中，這些批判性的意見也被選擇性地忽略(請詳見本文第四節的討論)。

三、初製品的再加工

編寫執筆者在完成初稿後，便進入繪製及蒐集插圖的階段，並對原先的文字加以修改(即是再加工)，最後定稿後才進入文稿審查的階段。照理說經過這樣反覆的再加工與再品管過程，產品(教科書)應該具有一定的水準才對，圖與文能夠相互配合才對，可是從相關的檢視研究中可知，現況並不是如此。我的田野裡參與教科書編輯的阿君與阿信指出：在出版社運作體系內，文稿與插圖往往是由兩批不相干的人所作，再加上目前教材編製的作業時間相當緊湊，在短暫的時間內要完成教材的編寫實在是困難的工作，因此在圖與文之相對關係的考核上相當鬆散。

⁽⁴⁾ 劉毓秀：太可怕了，第十一頁，我國三類稱謂，完全沒有女方的親屬。第十二頁，如何照顧年老的父母，它說，有幾個兄弟時，可以輪流奉養，那女兒那裡去了？太嚇死了人。我媽媽昨天才跟我說，人家說，現在定義不同了。什麼叫做外孫？就是在國外養的；內孫就是在台灣養的。她說：外孫沒用啦，講英文我們又聽不懂。內孫，不管是女兒的、兒子的，在台灣的這是很親的。這太可怕了。說父母有幾個兄弟時可以輪流奉養，我剛說女兒到現在還沒有繼承權，就是說女兒沒有嘛。

王昱峰：不是，這是一種叫輪伙家庭。

宋維村：就是父母今天在老大這邊住半年，然後在老二那邊住半年，然後在老三那邊住半年。

陳宏裕：父母要逐水草而居。

劉毓秀：兄弟奉養，其實都是媳婦在奉養、完全忽視女性，這種課本可以讀嗎？

彭桂梅：十八頁還有一個表。

劉毓秀：對啊，那母族應該列出來啊。

宋維村：這部份我的看法是沒有那麼強烈，就是說，這是過去存在的，它純粹想描述家庭制度改變的過程。

劉毓秀：完全不對，現在很多夫婦是和岳父母一起住的，這裡完全沒有表現出來。而且，叫外祖父母也不對，為什麼是外呢？這根本就是一種排除。

黃光國：劉教授，別緊張，我認為教科書是描述過去既有的事實，妳要是覺得不對，可以在修訂時增訂上去，這都可以討論的。(國中公民與道德第一冊各種焦點討論記錄彙，1996:9-5~9-6)

「我們希望在圖片的呈現上，去做一些修改，或是做比較適合孩子看的圖片，但是往往出版商會包給某一個他們手下的美工人員，可是那些稿子，我們本來有要求我們要看，一定要給我們看過，就是說看有沒有配合我們的課文內容去畫適當的插圖，可是往往他們要趕著送台灣省研習會，內容修到最後定稿可能很匆促，他們要趕快印出去了，他們自己又沒有去做校對的工作，所以那個圖都畫得很草率，甚至畫得都不是我課本裡頭的意思。」(阿君)

「我們作業的時候都是先寫課文，當初課文編寫的時候也許並沒有很強調這個是一個男生或者是一個女生，但是畫的人，他讀了這篇課文以後，他會想這邊是男生或女生，我們都是找專業的插畫家，通常我們覺得不是那麼重要的話，我們不會很在意一定要更改他的圖片，其實內容的性別部份本來就沒有那麼強，所以只是在插畫的地方，把男生變成女生這樣子而已啊，其實內容講到性別意識沒有那麼的強。」(阿信)

教科書的圖片也可以視為教科書文本裡頭的另一套語言，而且圖片留下更多思考與討論的空間，但目前教科書圖文不一致，重文輕圖的現象，正如阿君與阿信老師所言，教科書的文稿與圖稿是由兩批不相干的人在運作，因此教科書的圖文不容易相互配合。

四、審查

審定本的編寫流程大致與國立編譯館的統編本相似，不過，民間業者的教科書在編寫之後，必需經過審查制度才能發行。昔日教科書的編與審泰半由國立編譯館負責，在社會多元化的要求下，教育部遂先於 1988 年宣布逐年開放中小學非聯考科目教科書，供民間業者參與編輯，並送審通過後發行。1994 年 6 月更進一步，宣佈自 85 學年度起全面開放國民小學各科教科書，准予民間書商編輯以利競爭，並自 1995 年 8 月 1 日起即可申請審查。台灣小學教科書審查的規定，主要是教育部在 1995 年所公布的〈國民小學教科用書審查暫行作業程序〉、〈國民小學教科用書審查暫行注意事項〉和〈國民小學教科用書審查委員會暫行作業要點〉。國小教科書負責單位依據教育部 1995 年 3 月 9 日函暨台灣省政府教育廳 1995 年 3 月 20 日函，日後有關國民小學教科書審查工作，委託由台灣省國民學校

教師研習會辦理⁽⁵⁾。雖然目前在小學部份委託台灣省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辦理，但是國中與高中教科書的審查單位仍是由國立編譯館負責(楊國揚，1996：27)。現今國立編譯館審定人員，上設主任委員一人，下設編審人員若干人，以及「一般審查委員」。編審人員配合學科分組作業，成為「學科分組委員」。學科分組委員分科各設學科專家、現職教師一人；一般委員共有九至十二人，延攬課程暨心理教育學者(二至三人)、教育行政人員(一至二人)、學科專家(每科一至二人)和學校行政人員(一至二人)(林君儀，1998：18-19)。關於中學教科書的審查需要分成國中與高中兩部份進行更細緻的討論，在九年一貫課程實施前，國中只有藝能科、活動科及選修等科目教科書採行審定制，其餘仍是統編本。國立編譯館依據「是否符合課程標準」、「教材結構」、「文字敘述」、「圖表」等項目評定教科書(楊國揚，1996：29)。在高中教科書部份，1995年修正公布的「高級中學課程標準」，所列教學科目全部開放成審定制，至於1984年修正公布的「高級中學課程標準」，只有國文、三民主義、公民、歷史、地理等五類科由國立編譯館負責編輯，軍訓科由教育部軍訓處負責編輯，其餘各科可由各書局依據各科課程標準編輯後，送國立編譯館審定後發行(國立編譯館中小學教科書編輯研究小組，1988：68-76)。

或許教科書審查制度會有一種很正當性的理由，就是要確保教學品質、避免濫竽充數等等，雖然審查這種儀式化的制度對教科書的運作有所幫助，卻勢必帶來刪削這種附帶效果，使得教科書中的部份性別議題受到像是鬼魅一般的待遇。

(5) 依據<國民小學教科用書審查委員會暫行作業要點>的規定，由教育部長遴聘教育(課程及心理)學者、學科專家及現職教師組成審查委員會，其中學科專家及現職教師的比例不得低於60%。審查委員會設置主任委員一人，審查委員六至八人，聘期均為二年，期滿得續聘連任，審查委員到任時間屆滿時，台灣省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通常會行文給所有縣市、師資培育機構及大學等單位，邀請這些專業單位推薦名單，圈選出適當的人選，選擇條件包括專長、學經歷、現職工作等(沈霓，1999:10)。出版商邀請編寫者完成教科書後，便可申請送審。申請送審教科書時，應備齊申請表、審查結果通知書、書商營運基本資料、審查費、送審書稿一式二至十五份，送審書稿之編輯計劃、目次、所屬年段教材細目與其他年段之教科架構(趙鎮洲，1995)。之後，經由初審，並提出書面意見，再經由各科審查委員會參酌初審意見進行複審，通過者發還送審者排印樣書送教師研習會核對，相符者，發給審定執照。送審程序包括初審和複審，初審時，由主管行政機關聘請各專家學者及現職教師若干人擔任初審。每套由初審人員二至三人審查，並提出書面意見，再由審查委員會議複審，經補充初審意見後，提出審查意見。審查委員會採共議作業方式，審查會議之決議，原則上不採表決方式；惟無一致共識時，以出席委員半數之決議決定之，審查意見分為：「通過」、「發還修正」、「發還改編」、「不通過」四類，並提交教育部通知各送審單位。經審查通過後，送審單位檢送樣書至辦理審查單位，經核對相符後，發給審定執照，並得以在教科書的封面正式印上「教育部審定」字樣，審定執照有效期間為六年。原先審查意見原先只分成：「適用」、「發還修正」、「發還改編」、「不通過」等四類，爾後增列「申復」的規定(陳寶香，教育公布欄1999.5.10.3版)。

肆、教科書有鬼——審查與刪削

再回到這篇文章的問題意識，我認為許多針對教科書進行性別檢視的研究只分析教科書文本表面的部份，尤其只分析教科書的前台：教科書本身，很少有研究會注意到教科書的後台：教學指引以及整個生產等等相關的文脈，而且這些研究無法清楚交代父權意識形態的運作機制如何在教科書的生產過程中再現出來，因為這些研究被現存文本的內容所包圍著，不管持什麼樣分析架構的人都一樣在相同的偏差圖像中打轉，說得更明白些，這些研究並沒有注意到審查與刪削的問題。

教科書的審查，除針對前台的教科書、習作和測驗外，同時也對後台的教學指引作審查。這項制度從 1912 年商務印書館印行高等小學校的〈共和國教科書新國文〉中所刊載的〈教育部審定批詞〉便可略知一二：

教科書批

文字明暢，教材扼要，所擇古人文字尚能合度，洵合高等小學校之用。

教授法批

修理清晰，解釋詳明，每課用意所在，均能一一揭出。參考一項亦頗扼要，洵便教員之用。

當時不僅針對前台教科書的審查，也已經審查教科書的後台，即教授法(教學指引)。司琦(1996：25)認為當時已經認知到審查教科書與審查一般圖書不同，要求送審者提出一冊教科書稿外，並附該科教科用書的「編輯計畫」以及教學指引、作業和測驗的「編輯要旨」和「單元舉例」，以供審者參閱。

既然有審查制度也就有刪削的問題，有許多研究討論到教科書刪削的議題，如 Agger(1991: 66)認為審查制度往往透過刪削的手段而使許多禁忌的性別議題隱沒不顯，更有可能為了保持政治態度的正確性而在審查的過程中隱藏審查者的意念(conceal authorial desires)，將之修正成為主流意識形態所能接受的論述。假若仔細閱讀部份教科書的隱藏結構，即章節的安排，便可以看出一點不一樣的東西出來，如衛教陣營所編輯的教科書，同性戀議題的出現往往與愛滋病、性傳染病……等等性病議題相鄰，在潛移默化的作用下，容易產生把同性戀化約成為愛滋病與性傳染病的聯想。當然這種言論審查制度不僅是存在

於台灣，美國從 60 年代開始，由於美蘇冷戰以及恐共情結，也存在令自由派知識份子深惡痛絕的言論不自由現象。美國許多相關研究就是對教科書言論審查的反對，如 DelFattore(1992)的代表著作<What Johnny shouldn't read: textbook censorship in America>正是一例，她指出基本教義派的團體挑戰多元教學尺度、差異與邊緣的價值，因為這些東西正是與他們的宗教信仰或是社會信念有所衝突。雖然這些團體並沒有辦法直接禁止公立學校中所使用的特定教科書，但是 DelFattore 却發現這些團體企圖影響整個美國教科書市場選用的過程以及對出版與銷售產生負面的影響，以致出版業者自行審查教科書的內容以免不符合大多數市場的需求。持反對教科書審查者所用的方法主要以新馬的文學理論來體檢教科書，並且指出教科書中對人群的差別待遇(discrimination)與刻板印象，以及視現實為「靜態的」、「合諧的」、「自然的」、「理所當然的」意識形態(Whitty, 1985: 40-42)。

在批判教育學的論點中，亦對教科書內容知識的客觀性與否以及審查刪削過程有所批判，如批判傳統的課程理論和實施往往宣稱學校的知識和文化是客觀的，漠視利益團體對學校教育的影響，再生產社會意識形態和結構上的不平等；在批判教育學的思考裡，認為教科書的知識並非客觀地傳遞給學生，而是經由選擇性的強調和刪削的過程，建構知識的排序，知識的正當化深深地蘊含在特殊的權力關係中，因此他們質疑與分析學校中知識的生產、組織、傳遞、階層化、分配與評鑑的過程，如 Giroux(1983)認為教科書中的內容往往被視為學科知識累積的精華，教科書中的知識被當成是真理而希望師生能夠接受，雖然它在陳述的筆調上可以倘佯為客觀的型式，但是它的整體風格確實是相當的權威，很少觸及知識的不同立場，卻往往蘊含許多偏頗的、單方面的意識形態，將可疑的、甚至是顯然錯誤的特殊觀點正當化。事實上，知識的內容、選擇、組織和分配都隱藏著意識形態，也代表主流霸權對知識價值與正當性所預設的優先順序，以致教科書的內容最終以意識形態的考量來建構學生對世界的認知。從 Giroux 的說法裡，他認為不能把教科書中所產生的知識宣稱為客觀的事務，而是把它們當作衝突的文化經驗型式和多樣的未來觀點所開展出來的鬥爭，因此刪削的還原或殘缺文本的還原正可以看出父權意識形態的運作機制，以下將以「兩性關係與倫理」一課為作例子，從教科書定稿的課文回溯至最初文稿的手法，試圖論證刪削與扭曲的痕跡。

「兩性關係與倫理」一課出在國中《公民與道德》第一冊的第六課，這項主題在過去公民科舊教材中沒有出現，該文主要是符應呂秀蓮在<新女性主義>一書中愛、婚、性的架構，為了清楚地看出刪削的過程，我嘗試從教科書定稿後的課文回溯至最初的文稿。由

於是這是國立編譯館編輯的統編課本，因此無所謂審查制度，只是在內部討論時共同刪削部份文字、共同修正部份文字，但仍可清楚地反應父權意識形態如何在這篇課文的生產中所扮演刪削的角色，以及由誰來扮演這個角色。為了清楚地分辨各版本間的異同，我比較各版本的內容與最後定稿課文，摘出相異的文句，並畫上底線凸顯各文稿之間的差異，請詳見附錄一。

從最初的文本以至最後發行的文本，最明顯的部份就是關於男女不平等的描述遭到刪削，同時增加性道德的篇幅，以恐嚇性的字眼來談青少年未婚懷孕的事件。

在傳統社會裡，男性掌握了大部份的經濟與政治權力，兩性的地位非常不平等。例如過去有男性才能讀書、從政、繼承財產等；而女性則是「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只能服從家中男性的安排，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現代社會中，兩性關係已趨向平等，在教育、工作、經濟、政治等各方面，男女都擁有平等的權利。然而受到傳統的影響，許多人仍未擺脫重男輕女的觀念，也還有「男主外，女主內」的想法，以致社會上仍有男女不平等的現象。這還需要男性與女性共同努力，我們才能擁有真正兩性平等的社會。

參與該科編輯的阿順表示：

「討論的時候，可能有一些觀點是可能比較站在女性的觀點去談，像 XXX(男性的資深教授，擔任該冊的召集人)就反對，還有一些老師會認為說不要那麼去強調男女的對比，譬如說在講到兩性平等的時候，講到中國古代就是男孩子唸書，女孩子是沒有機會唸書，反正講到這樣子的東西，那可能像 XXX 的這些人會說那些是老早過去的事情不要再提了，我們不要再翻舊帳，我大概有這種印象。」（阿順）

我從會議記錄與相關手稿上也可以應証這樣的說法，如在國中公民與道德科用書第一冊研發小組第十五次會議紀錄裡，我就看到這樣的字眼：「兩性關係與倫理單元的敘寫宜

從正面談起，如講兩性平等是求立足點的平等，兩性應各自發展自己的特點，再相輔相成、分工合作，而不是製造兩性的衝突與對立，因此少作負面或消極面的陳述」，而那位擔任召集人的男性資深教授在意見手稿上也有類似的表達：「過去兩性地位說法不是很妥當，古時男人唸書也是極少數，同時也無法有強有力的說服力，需有更強的說詞，男女兩性關係應是溫潤，此文消極較多」。但矛盾地是，在該教科書舉辦焦點座談中，劉毓秀批評過去公民科教科書完全忽略女性，當時在座談中的結論認為教科書是描述過去既有的事實，而今忠實地表達男女的不平等，卻又認為男女兩性關係應是溫潤，少作消極或負面的陳述，這種前後相異的說詞，反應出對女性受到壓迫與忽略事實的刻意忽視。此外，我覺得這個課文的結構本身就是站在異性戀的立場在發言，從章節的安排上便可以略知一二：兩性平等的意義→異性友誼→愛情與婚姻→性道德的章節安排，即預設愛、婚、性為兩性關係的模範論述，對於婚前性行為等議題，運用恐嚇性的字眼(如青少年身心尚未成熟，這時如果輕易嘗試性行為，短暫的歡樂刺激過後，身心所承受的壓力可能影響一輩子。少女如果因此懷孕，在無法承擔責任下選擇墮胎，結果除了造成身體上的傷害，在心理上留下陰影，更觸犯了法律；如果選擇生下小孩，則無法繼續學業、未來前途受到阻礙。而男孩也一樣會受到傷害，墮胎將使他對女友以及胎兒感到自責與罪惡感，因而受到心靈上的傷害；若選擇結婚生下小孩，那麼他的學業、未來將受影響)，以達到這套異性戀霸權的模範論述能在細部的層面上模塑學生的身體與作為，成為教化性的身體(pedagogical body)。在原先的編寫架構上早已對同性戀這個事實視為不見，從國中公民與道德科教科用書第一冊研發小組第十次與第二十次會議紀錄裡可以看出如下的說明：

2. 本單元重點強調「倫理」與「關係」。

3. 本單元架構：

(1) 強調兩性平等概念。

(2) 友誼：包括同性間及異性間的友誼。

(3) 愛情：強調「正確」的愛情觀念，並略述師生戀，提醒學生暗戀不必成真。

(4) 婚姻：除介紹正確婚姻觀之外，亦須提及離婚的現象。

(5) 性道德：給予學生正確的性道德觀念。

(第 10 次會議記錄，「.」為研究者自加)

「性道德」一詞可定義為：社會「可以接受的性行為規範」。在國中階段仍須強調性道德的健康觀念及其重要性。(第 20 次會議記錄，引號為研究者自加)

如果把教科書視為前台，那麼教科書的後台就是教學指引。在這篇「兩性關係與倫理」的課文裡，我發現前台與後台不一致的事實，在前台放進一些比較開放的性別論述，它會講性別不是天生的、不是命定的，是社會化的結果，這個東西乍聽起來是蠻進步的，但是它的後台(教學指引)卻告訴老師要藉由教學活動，讓學生去學習適合兩性的男女性別特質，加強什麼是適合男性，什麼是適合女性，這又強化性別的分野？在前台提到性別是社會化的結果，因此理論上應該要超越性別的藩籬才對，可是在後台卻藉由教學指引來對教師耳提面命一番，如果老師按此照本宣科的話，其實更加強化兩性之間的分野。

[兩性關係與倫理一課的教學活動範例]

活動一：心中的他（她）

(一)活動目標：了解男女兩性特質。

(二)活動時間：十五分鐘。

(三)活動過程：

1.教師把同學寫下個人生活中所欣賞的一位異性同學(朋友)的名字。(書寫者不必具名，儘可能的完全表達自己的心聲。)

2.請條列出該名異性同學(朋友)的特點(特質、優點、令人欣賞處)。

3.教師收回每位同學的紙條(男、女分開收)，然後唸出本班同學們所欣賞的異性特質；教師在公開朗誦時，可視狀況保留異性同學(朋友)的名字，以及部份內容。

4.教師稍做統計，以反映同儕欣賞異性的標準，並提出與全班共同討論。

5.教師俟機帶引出本單元主題之一「兩性相處」的指導。

(四)注意事項：

1.此活動適用於課文第一段「兩性平等的意義」活動設計。

2.活動結束，若無特殊需要，立刻將所有紙條銷毀，以示對同學隱私權的尊重。(國中公民與道德教師手冊第一冊: 84)

伍、誰是老大—刪削的幕後黑手

既然教科書有審查與刪削的問題，我想問到底誰是刪削的幕後黑手呢？我的策略一方面從編輯者的訪談中試圖尋找刪削的痕跡，另一方面也訪談到一位國小道德科的審查委員，她是根據<國民小學教科用書審查委員會暫行作業要點>的規定而被聘為審查委員，她表示站在審查委員的立場，目前受到女性主義者的壓力下會蠻注意性別出現的比例需要平衡的問題：

「我們不會說特別一定要那種平等式的，我們只是說他有沒有注意到（性別），他注意到就可以，譬如說在課本上可能故事都是女的，但是它在課本裡頭，它在教學指引裡頭有沒有提醒說老師在教學的時候要特別注意一下不一定都是女的，不一定媽媽都是做菜的等等這樣子，必須提醒到這樣子，在編者裡頭他有注意到這樣子的問題就可以了，但是我們怕的是說，編者本身就認為對啊，媽媽就是要做飯啊，然後就要去買菜啊，護士就是女的啊，這種刻板化印象我們要盡量打破。」（審查委員）

這名審查委員的想法，可以從教科書的圖片中看出一點端倪，阿信表示目前開始重視性別比例的問題，比如說會對人物的性別的角色進行重新的調整：

「所謂性別的刻板印象、性別的比例，這個部份大家都蠻注重，比如說實驗本，我們原來的內容是這個樣子，等到重新到國立編譯館去編，國立編譯館是根據我們實驗本的結果怎麼樣，我們會重新再去編國立編譯館的課本，單元的內容並沒有很大的改變，就性別的地方來看，可以看到我們對故事人物的角色會重新再去做一次考慮，比如說『大自然的生命』⁽⁶⁾在原來實驗本部份是設定男生，然後他回去他外公家，跟他表弟

⁽⁶⁾ 這是出現在國立編譯館道德科的第八冊的第二單元，在台灣省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的實驗本為第一單元，整個內容不變，只是把雨辰從男性的角色轉換成女性的角色。

的一些互動情形，這是實驗本裡面主角是用男生的方式，就是男生跟男生的方式在寫這個部份，等到到了國立編譯館的時候，大家就開始會去算性別比例，這個地方大家就會很表面地去算性別比例，以前大家比較不會注意到性別表面效度，數目上面也許不會那麼注意，送到國立編譯館去的時候，至少在表面效度上面會比較注意性別平等問題，本來這個部份就改成設定成爲女生，跟她表弟在一起，變成女生的狀況，變成一個男生一個女生去做互動，這是表面上面可以看得到的情況，這個是性別比例這個部份。」（阿信）

顧瑜君在花師兩性平等教育人員的座談中也指出：

「以前的教材被批評，女生如果出現在教材中不是武則天，就是慈禧太后，所以後來編教材的人都很害怕，就會在教材編完以後，注意教材裡面男女的比例對不對，用那個數字的方法，在我開始編教材的時候，就發現前一冊已經編好了，當中有一篇叫作認識自己，就是教小朋友認識自己，那什麼叫作認識自己呢？就是從你喜歡做的事情當中來認識自己，美編畫回來的圖就是，男生玩汽車，女生玩洋娃娃，那當然不可以，就叫他改畫，改畫怎麼改都改不好，都沒有辦法達到平等、平衡，所以後來就改做紙黏土這個中性活動，吹笛子是中性的，就是要達成所有的活動都是變成中性，所以這一頁全部都是男生吹笛子、做紙黏土，下一頁也是一樣，那個動作都一模一樣，位置都沒有變，只是男生全部換成女生，當我拿到那份教材就問前面那一組的人爲什麼要這麼做？他說這樣他們就不會批評我們了，因爲位置沒有變、人數也沒有變化，然後動作一模一樣，這樣就不會被罵了。」（引自花師兩性平等教育專業人員及義工培訓手冊，1999：89）

顧瑜君(1997：127)在另一篇文章也提到這樣的問題：

「歧視或不平等的課程，最關乎緊要的爲潛在課程中文字圖片所意涵的價值與意義，面對這兩頁課本所傳遞的訊息，我們若進一步的思考爲何

明明是完全相同的活動，卻需要兩個一模一樣的畫面，只差人物的不同？其潛在意義為何？其反而欲蓋彌彰的意涵，更引人注意：因為日常生活中的活動是有男女差異的，為了讓這樣的差異不被圖像或例舉所偏頗，而被批評為性別歧視，故而用這種安全列舉法來達到。經過實驗後，發現這樣的區隔並沒有太顯著的意義，於是在適用版修改時，就採取了男女生共同出現在畫面上但各自玩自己的活動，如堆積木，男生堆男生的，女生堆女生的。」

不過，我認為只是侷限在插圖的平衡而沒有注意到性別在社會建構下的差異性是蠻浮面的，似乎需要接受更多的批判，因為性別平權需要更多的改變與更多的挑戰。

注意性別平衡，並不代表真正具有性別平等的意識，這位審查委員在訪談的過程中，多次擺明會注意性別平衡的問題，並強調自己不是女性主義者，提及某位女性主義學者在整個審查團隊裡常常跟大家意見分歧，以及提到她認為女性主義者本身就是有性別的刻板印象，因此才會特別關注性別圖片中的角色是不是有著性別刻板化：

「審查委員之間會有意見上的分歧，以前有一位老師很強調女性主義，因為她強調會延長我們很多開會的時間，她說為什麼女生要二個，男生要三個，為什麼不是女生三個男生二個，會提出像這樣的問題，而且她很堅持，她就說我們就是要打破這樣的角色，我們就必須要破除，……那個是他們(女性主義審查者)本身意識形態的問題，就女孩子穿裙子有什麼不對，為什麼你一定要在圖片裡頭把媽媽畫穿長褲，為什麼一定要三個小朋友是女的，兩個小朋友是男的，這是他們很極端的看法，但是如果我今天沒有抱持著這樣的價值觀，男生穿裙子、男生穿耳洞啊我也不覺得怎麼樣啊，是我自己價值觀的問題而不是這個呈現出來東西的問題，所以女性主義者缺乏的是自我反省的能力，他們只反省別人沒有反省自己，而且相當的極端，她把一點擴大成為一個面。」（審查委員）

這位審查委員的說法其實不令人意外，就像許多兩性研討會的場合裡，總是有一些人對於抗拒父權……等等說法不以為然一樣，認為女性主義者因為本身的刻板印象才會提出這樣的說法，因此在這些人的想法裡，提出抗拒父權的學者不是要達到兩性平權，而是會導致兩性對立。從審查委員的描述裡可以看出持不同觀點的審查者，對教科書中的性別議題影響甚大，一個有女性主義觀點的審查者對於那些保守、不具性別正義的言談可以發揮刪削的功能，讓整個教科書中的性別議題較為平等，反之如果審查者沒有性別意識與性別正義的概念，大概會要求較為基進的部份加以刪除。

陸、結語—除魅—從批判的語言到可能性的語言

從文本以至文脈的還原過程裡，其實不難發現教科書性別知識的生產乃是動態的過程，絕非教科書檢視研究的靜態描述，其中佈滿意識形態的鬥爭與反挫，本文嘗試從「生產線上督導的配置」、「生產線的規劃」、「初製品的再加工」、「教科書審查」這四個面向來打開討論與分析的視野，不難發現教科書性別知識的生產過程中受到種種阻礙因素的限制，以致難以開展更為平等與基進的性別論述，包括缺乏性別意識的僵化課程標準、出版社在商言商的性格，以致要求編寫者避重就輕地呈現性別議題，主要以兩性分工這種已有共識的主題為教科書的內容、部份審查委員對性別議題不以為然的保守立場等等，這些都是未來進一步可以改善的地方。

由於這個過程佈滿著意識形態的鬥爭與反挫，也因此許多報導人表示為順利通過審查，幾乎把重心放在那些較不爭議的議題上，以致性別領域的部份議題(如同志、性政治、...)成為一種懸缺課程(null curriculum)。換句話說，我們的教科書確實有鬼，比如說同性戀或性政治的議題並不是編者沒有意識到，不是故意將這樣的議題隱而不顯，不然就是遭到審查委員的糾正⁽⁷⁾。我認為這正是因為同性戀或性政治……等相關議題放在社會道德標準

⁽⁷⁾ 阿琴參與的高中《現代社會》教科書的編寫，把同性戀的議題放在問題與討論裡，以一個小故事來呈現，故事的內容是一個學生他跟另外一個同學很好，對他非常的愛慕，因此困惑自己是不是同性戀，以此作為給師生討論的題材，不過審查者的意見卻蠻可笑的，他們認為同性戀議題在課堂中討論顯得太具有爭議性，而且老師無力控制情況：「[審查意見裡認為]『同性戀議題在課堂中討論顯得太有爭議性，而且老師無力控制情況』，我們把它(同性戀)放在問題與討論，是用一個小故事，故事裡面就是有一個學生，他跟另外一個同學很好啊，然後就是對他非常地愛慕，然後他自己就很困惑自己是不是同性戀，因此就讓大家討論，但是他的(審查意見)title 很好玩，他說『問題的提出忽略了批判的反省的層次，它的內涵跟它的問題缺乏批判反省的層次』，我認為這二個說法完全是背道而馳，我們會在教師手冊裡面大補充有關同

下，像是刺耳音節一般，使得它在我們的教科書中受到鬼魅一般得待遇。宋文里(1995)將這種待遇稱作爲「諱」，這是一種不語的語言，亦是一種極爲弔詭的語言，表面上它似乎在說「不存在」，但這種不存在卻暗指著另一種存在的情態----我們似乎都「知道」有那麼一回事，但我們不太能多說----從一方面來看，如果有人問起，我們會覺得找不到合適的字眼來回答，另一方面，在某些特定的場合中，任何一個夠謹慎的人總之就是不便於說出口。對於這種既存在又不存在的處境，可以說是患了失語症。諱-----它確實是在迴避某物的，但在迴避的背後還隱藏著一種特殊的恐懼，一種體制性的恐懼，它超過個體的恐懼而成爲一種有組織的迴避系統，在這個系統內，人人(不論是編輯者或審查者)都不問青紅皂白地避開它，而這個現象的綜合表現就是系統性的裝傻，也就是大家都心照不宣地絕口不提，但是同時大家又都清楚知道有那麼一回事的存在(宋文里，1995:3-4)。

要如何破解教科書的鬼魅情境呢？我認爲除魅的策略一方面期待具有性別平等意識的編寫者與審查者加入教科書生產的行列，尤其扮演守門人角色的審查者是很重要的關鍵，具有性別意識的審查者會對保守的論述加以修正，可惜這樣的審查者目前不多。另一方面，需要培養師生對教科書的鬼魅情境，具有審視與改寫的能力。批判教育學者Giroux(1997:120)強調不能只放在批判的語言(the language of critique)，而沒有注意可能性的語言(the language of possibility)，即沒有致力發展可以作爲抗拒霸權與意識形態鬥爭可能性的學校課程，因此他主張發展一種可能性的語言，學生能夠在這樣的課程裡賦予權能(empowerment)。換句話說，光是批判教科書內容上性別的偏差與比例不平衡是不足夠，要如何破除教科書中的鬼魅情境，我認爲需要更進一步去開創一種討論與改寫的空間，就是一種可能性的語言，並且在實際課程與教學中經由批判與討論，重新書寫教科書的內容，使學生發展自主行動去改變壓迫的情境，故班級不再是充滿著聲明與斷言的空間，而是一個可以改寫、生產與建構意義的空間。就此，Giroux 提出對抗文本(counter-text)與對抗記憶(counter-memory)的策略。對抗文本是教師不只是傳遞教科書的內容給學生，而是需要透過互爲指涉的方式，讓學生以多重參照批判地閱讀、參與和建構不同的文化符碼，了解他們如何塑造自身的敘事、認同和歷史，並發展出對抗的文本，改寫中心與邊陲的關

性戀的資訊，譬如說現在在北歐好幾個國家同性戀婚姻都是合法的，然後不久前在法國也同意了，它是第一個天主教國家，天主教在這方面就是僅守立場，天主教的立場可以讓同性戀婚姻可以合法，就是說它是有爭議性的，但是不見得沒有方向性，而且是有某一些趨勢、是有某一些論述，我們打算放在教師手冊裡面，放更多的資料幫助老師來處理，他說老師無力處理情況嘛，我們是幫助老師來處理。」(阿琴)

係，挑戰以父權意識形態為中心的特殊世界觀所建立的主宰敘事以解除其疆域。而對抗記憶是以日常生活中的特殊事件作為起點，對於歷史進行批判性的閱讀；了解過去如何影響現在，現在如何解讀過去；了解歷史如何以專斷和整體化的敘事來呈現真理與正義，如何讓某些人的聲音隱而不顯；從而對抗現在的真理與正義的模式，在現在與過去之間建立新關係，重新了解和改變現在。換句話說，知識的來源不能只侷限在教科書上，生活世界亦是知識來源之一。

三度回到這篇文章的問題意識，教科書檢視研究的不足之處，正是它只是批判的語言，並沒有具體的實踐，但真正的改變一定來自真實的行動，故需調建立一個可能性語言與希望的空間，期待具有性別意識者加入教科書生產的行列，如同批判教育學一再強調的名言：「沒有了希望，剩下來的只是犬儒主義的政治(Without hope there is only the politics of cynicism.)」。

參考文獻

- 王雅各(1995) 國民小學美勞教材中的性別意涵：一個多元文化觀點的實例研究。「多文化與跨文化視覺藝術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 司琦(1996) 小學教科書審查的三個時期 -- 從教科書審查的演進談開放後的審查問題，台灣教育，543：19-26。
- 石計生等(1993) 意識形態與台灣教科書。台北：前衛出版社。
- 江麗莉(1994) 我國坊間幼稚園教材中兩性社會角色之評析。兩性教育與教科書研討會論文，國立中正大學成人教育中心、台大人口研究中心婦女研究室、高雄醫學院兩性研究中心主辦。
- 朱淑雅、黃儒傑、葉雪枝、廖裕月、蕭敏華(1997) 國民小學一年級(上) 社會科教科書內容分析，*國民教育月刊*，37(3)：39-54。
- 李元貞(1993) 體驗國小教科書～主題體檢：兩性觀。台北：台灣教授協會。
- 宋文里(1996) 以啟迪探究法重寫蝶仙，本土心理研究，6:61-143。

- 呂興忠(1999) 土地、性別、教科書 -- 高中國文課本的再檢討。邁向二十一世紀兩性平等教育國內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9.4.21-4.23，高雄醫學院)。
- 沈霓(1999) 教育改革，有法可循～國民教育法部份增修條文剖析，*康軒教育雜誌*，36：8-24。
- 林君儀(1998) 台灣與日本戰後中學教科書審定制度之比較研究，*比較教育*，45：16-27。
- 黃政傑(1988) 生活倫理課本教些什麼，*教育理想的追求*，頁 111-123。台北：師大書苑。
- 莊明貞(1997) 國小自然科新課程的性別論述。「性別與科學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主辦。
- 莊明貞、林碧雲(1997) 國小社會科新課程性別角色偏見之分析~以第一、二冊為例，*國民教育月刊*，38(1)：7-20。
- 陳寶香(1999) 因應新課程調整教科書審查制度，教育公佈欄 1999.5.15.3 版。
- 婦女新知(1988) 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 -- 教科書的性別歧視系列。載於婦女新知第 71、72、76、77、78 期。
- 楊國揚(1996) 國民中小學教科書審查作業之現況與改進方向，*台灣教育*，543：27-30。
- 趙鎮洲(1995) 國民小學教科書開放審定之探究。邁向二十一世紀我國中小學課程革新與發展趨勢學術研討會論文，政治大學教育學研究所主辦。
- 劉萍、徐秀珍(1998) 會編教材的老師大家搶著要，*今周刊*，46：50-51。
- 歐用生(1985) 我國國民小學社會科教科書意識形態之分析，*新竹師專學報*，12:91-125。
- 歐用生(1994) 兩性平等的道德課程設計。兩性教育與教科書研討會論文，國立中正大學成人教育中心、台大人口研究中心婦女研究室、高雄醫學院兩性研究中心主辦。
- 謝小芩(1994) 國中健康教育教科書之性別意識形態分析。兩性教育與教科書研討會論文，國立中正大學成人教育中心、台大人口研究中心婦女研究室、高雄醫學院兩性研究中心主辦。
- 謝小芩(1999) 檢視國中新版教科書報告。教育部委託研究。
- 顧瑜君(1997) 從實務工作者的立場拆解多元文化教育的套裝，*當代教育哲學論文集II*，頁 109-165。台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 Agger, B. (1991) *A Critical Theory of Public Life: Knowledge, discourse and politics in an age of Decline*. New York: The Falmer Press.
- Althusser, L. & Balibar E. (1979) *Reading Capital*. London: Verso.
- DelFattore, J. (1992) *What Johnny Shouldn't Read: Textbook censorship in America*.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Freire, P. & Macedo, D. (1987) *Literacy: Reading the word and the world*. South Hadley, MA: Bergin and Harvey.
- Giroux, H. A. (1983) *Theory and Resistance in Education: A pedagogy for the opposition*. Massachusetts: Bergin & Garvey.
- Giroux, H. A. (1997) *Pedagogy and Politics of Hope: Theory, culture and schooling*.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 Habermas, J. (1972)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 London: Hinemann.
- Livingstone, D. W. (Ed.) (1987) *Critical Pedagogy and Cultural Power*. South hadley, M.A.: Bergin & Garvey.
- Sadlker, M et al., (1989) Gender and Education Equality. In Banks, J. A., & Banks, C. A. M.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pp.106-123). Boston: Allyn & Bacon.
- Whitty, G. (1985) *Sociology and School Knowledge: Curriculum theory, research and politics*. London: Methuen.

附錄一 <兩性關係與倫理>各版文字與最後定稿之間的差異表

發行前的版本	<p>青少年時期，因為生理與心理發育和小學時期大不相同，對於異性，開始有某些和小時候不一樣的感覺。這個階段與異性相處的經驗，常影響了成年之後的異性關係，所以，<u>國中時期要如何與異性同學或朋友相處，是很重要的學習。</u></p> <p><u>兩性互相尊重，這是最基本的原則，不分階段與年齡</u>(*文句調換)。在這個原則下，對自己的言行，要考慮異性同學的感受，更不可以做出強欺弱或性騷擾等行為。另外，也不要以性別刻板印象來評斷異性，取笑某些男同學「娘娘腔」或某些女同學是「男人婆」，應該學習尊重每個人各自的特點。男生不能以「大男人」自居，女生也不能以性別為藉口，要求不合理的特殊待遇。幸福的婚姻與愛情一樣令人嚮往，如果夫妻雙方用心經營，這嚮往便有可能變成真實。然而有些婚姻卻是怎麼努力也挽回不了，維持下去甚至會造成傷害，有些人只好結束婚姻。不管結婚、單身或者離婚，每個人都有權利去選擇，但男女雙方如果決定結婚，便應該彼此關懷、包容，同心協力維持婚姻的美好。</p>
第二次修正稿	<p>幸福的婚姻與愛情一樣令人嚮往，如果夫妻雙方用心經營，這嚮往便有可能變成真實，然而有些婚姻卻是怎麼努力也挽回不了，維持下去甚至會造成傷害，有些人只好結束婚姻。不管結婚、單身或者離婚，每個人都有權利去選擇，但男女雙方如果決定結婚，便應該彼此關懷、包容，同心協力維持婚姻的美好。</p> <p>(*缺乏性侵害的一段)</p> <p>在這個男女平等的現代社會裡，婚姻關係中的<u>守貞觀念</u>，並不是單方面要求女性，而是夫妻雙方都必須做到的。無論是丈夫或妻子發生了婚外情，對配偶都是一種不尊重的行為，這不只傷害了配偶個人，也傷害了家庭以及子女。</p>

最初的稿件	<p><u>傳統與現代的兩性角色</u></p> <p>在傳統社會裡，男性掌握了大部份的經濟與政治權力，兩性的地位非常不平等。例如過去有男性才能讀書、從政、繼承財產等；而女性則是「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只能服從家中男性的安排，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p> <p>現代社會中，兩性關係已趨向平等，在教育、工作、經濟、政治等各方面，男女都擁有平等的權利。然而受到傳統的影響，許多人仍未擺脫重男輕女的觀念，也還有「男主外，女主內」的想法，以致社會上仍有男女不平等的現象。這還需要男性與女性共同努力，我們才能擁有真正兩性平等的社會。</p> <p><u>打破性別刻板印象</u></p> <p>一個喜歡玩汽車或爬樹的小女孩，常會被認為「不像個女孩子」；一個喜歡玩洋娃娃的小男孩，常會被認為「不像個男孩子」。女孩或男孩，是不是有固定的特色或發展模式呢？</p> <p>當然不是的。</p> <p>男女兩性除了身體構造不一樣，其他在智慧、能力等方面，並沒有先天的差別。只是傳統上對男女角色有些刻板的看法，許多人受到這種觀念影響，對兩性便有不同的期待和要求。例如一般人常認為女孩子應該<u>學做家事</u>、個性溫順乖巧，男孩子應該勇敢果斷、活潑好動；女性(*少如果二字)撒嬌哭泣，彷彿理所當然，男性如果這樣，則常被說成「沒有男子氣概」。有人認為男孩適合學理工，女孩適合學文藝，也有人認為某些工作適合男性，某些工作適合女性。</p> <p>性別刻板印象使個人的特質受到壓抑，發展受到侷限，尤其對於不符合這種要求的男性或女性，更是很大的壓力。如果個人的特質或才能因為這樣而難以發揮，實在是很不公平的。</p> <p><u>兩性平等，互相尊重</u></p> <p>我國憲法第七條明文規定：「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在法律上一律平等。」</p> <p>兩性不只法律上一律平等，事實上不論男女，都該有獨立自主的人格，都有機會追求自己的理想。在家庭裡，男孩女孩都應受到父母同樣的照顧，擁有均等的教育機會；夫妻雙方也應共同分擔家務。在職業上，不管是工作內容、薪水高</p>
-------	---

低或者升遷機會，都應該只論個人能力，不分性別。領性之間如果有爭執，要做事論事，不能以性別來論斷對方。無論男性或女性，都應該站在同為「人」的角度相互尊重，因為人類社會並不獨獨只是由男性或女性創造，兩性和諧，才能促進社會和諧。

異性友誼

朋友常在我們生命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包括同性朋友，以及異性朋友。

青少年階段因為生理與心理的變化，對異性開始產生好奇與興趣。在這個時期，如何與異性同學或朋友相處，是很重要的學習。男女同學之間應互相尊重，言語行為應考慮對方的感受，如果隨便講黃色笑話、捉弄欺負對方，這都不是表現自己的活潑幽默，只會顯得很沒風度。

異性朋友交往如果馬上聯想到愛情，反而會讓友誼變得很狹隘。彼此大方而自然的來往，從相處之中互相發現優缺點，有學習的機會，有分享的快樂，否則因為愛情=而患得患失，就成為壓力了。

幸福的婚姻與愛情一樣令人嚮往，如果夫妻雙方用心經營，這嚮往可能變成真實。然而有些婚姻卻是怎麼努力也挽回不了，維持下去甚至會造成傷害，有些人只好結束婚姻。不管結婚、單身或者離婚，(*少了每字)個人都有權利去選擇，但男女雙方如果決定結婚，便應該彼此關懷、包容，同心協力維持婚姻的美好。

青少年的性道德

「性」是人類的自然需求之一，但若無道德上的規範，便可能造成難以彌補的傷害。

青少年身心尚未成熟，這時候如果輕易嘗試性行為，短暫的歡樂刺激過後，身心所承受的壓力可能影響一輩子。少女如果懷孕，選擇墮胎的結果除了造成身體上的傷害，也會在心理上留下陰影；選擇生下小孩的結果，則不但讓自己無法繼續學業、未來前途受到阻礙，也使無辜的小孩得不到良好照顧，造成社會的負擔。而青少年男孩也必須有「性道德」的觀念，不可侵犯異性。

Restoring the Multilated Text : Gender issue on Production and Censorship of Taiwan's Textbook

Yin-Kun Chang *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studies dealing with textbook's gender issue in Taiwan. However, these studies don't pay attention to the production and censorship of textbooks. This study discusses how patriarchal ideology operates within the textbook production, primarily from the dynamic viewpoint. In other word, this study tries to dialogue with the related studies and emphasizes not only text but also context with the method of "restoring the multilated text".

The description of gender unjust conditions always disappear in censorship process and textbooks show heterosexual character in the hidden structure. How to put false ideology to the end?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persons with gender view can take part in the production and censorship of textbook on one hand, and teachers and students with abilities can rewrite and reflect the false ideology on other hand.

Key words: Gender, Textbook, The multilated text

* MA in Sociology, National Tsing-Hua University.